

● 尤 中 著

尤 中

文集



第5卷

文史拾零（上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尤中

文集 | 第5卷

文史拾零（上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中文集. 第5卷 / 尤中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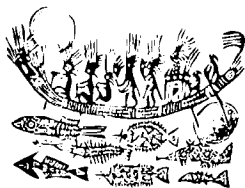
ISBN 978-7-81112-811-6

I. 尤… II. 尤…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6910号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装帧设计: 刘雨



尤中

文集 | 第5卷

尤 中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543千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811-6

定 价: 60.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前 言

尤中教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

为总结尤中教授近 60 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文化，启发后学，并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60 周年，我们特此编辑出版了这部《尤中文集》。

《尤中文集》汇编了尤中教授除《中华民族发展史》（500 万字）之外的绝大部分著作，共编为六卷，具体情况如下：

第 1 卷：《云南民族史》

《云南地方沿革史》

第 2 卷：《中国西南民族史》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

第 3 卷：《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

第 4 卷：《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

《楚古通纪浅述校注》

《南诏史话》

《大理国史略》

《南诏史概要》

《先秦时期的中华民族》

第5卷：《文史拾零》（上编）

第6卷：《文史拾零》（下编）

《尤中文集》是在尤中教授数十年来已出版或发表的著作、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对作品的内容未作改动，仅做了如下工作：（1）对原著中内容的个别错误与疏漏失误之处作了更正；（2）对原出版物中遗留的编校排印错误作了纠正；（3）对标点符号和数字的使用等问题尽可能按现行标准作了处理；（4）在版式、排式、装帧等方面作了全新的设计。

《尤中文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产办的大力支持，提供了部分经费资助，使本书的出版得以顺利进行，及时面世。特此致谢！

出版者

2009年2月8日

目 录

汉晋时期的“西南夷”	(3)
对秦以前西南各族历史源流的窥探	(31)
“南诏社会性质”质疑	(44)
简论“土司制度”	(54)
与杨堃先生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 理论是否即民族学	(70)
从石幢说起	(78)
傣家人和金齿	(80)
《史记》中的云南	(82)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云南	(86)
云南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南中志》	(90)
彝族的“毕摩”	(97)
哈尼族的祭“龙”	(99)
唐代云南地方志《蛮书》	(101)
傣族的佛寺	(103)
云南古代的种棉和养蚕	(105)
漫话“老彝文”	(107)
云南少数民族中的节日	(109)
唐代《王仁求碑》	(111)
元代《筇竹寺圣旨碑》	(112)
《爨龙颜碑》	(113)
元代《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	(115)
父子连名	(117)
勤劳勇敢的佤族	(119)
略谈云南的民族名称	(121)
漫话云南地方志书	(123)
李京《云南志略》	(128)

明代的几部云南省志	(130)
昭通的“梁堆”	(132)
从哈尼族的梯田说起	(134)
滇和云南名称的由来	(136)
保山的吕凯墓和诸葛营	(140)
《水经注》中的云南风物	(141)
云南地方沿革史话	(144)
汉、晋时期“西南夷”中的民族成分	(156)
中国历代王朝通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	
中印半岛各地的交往关系	(181)
西南民族史札记三则	(221)
关于唐代南诏的政区建置问题	(230)
南甸土司辖境及驻地的变迁	(238)
唐、宋时期的“白蛮”(白族)	(247)
先秦时期的西南民族	(259)
唐、宋时期的僚族	(287)
元、明、清时期的白族	(302)
唐宋时期的僚族	(309)
元、明、清时期的傣族	(314)
先秦时期的“百越”民族	(326)
“宋挥玉斧”新解	(333)
贵州境内的“穿青”和“龙家”	(340)
元、明、清时期彝族社会的发展演变	(349)
领地跨于红河南北的纳楼土司	(359)
腾冲西郊的“老缅王京城”	(371)
元、明、清时期的纳西族和傈僳族	(374)
西南民族史略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	(382)
明朝“三征麓川”叙论	(406)
秦朝和西汉在南方及西南“百越”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	(417)
元、明、清时期的壮族	(436)
南诏疆域的发展和郡县的设置	(448)
苗、瑶族古代史叙略	(462)

心中

文集 | 第5卷



文史拾零（上编）



汉晋时期的“西南夷”

前 言

据《史记》及《汉书》、《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所载，“西南夷”的分布区域，包括今云南全部，贵州的大部，川西、川南与云南、贵州西北与甘肃接界的部分，广西与云、贵相连的地带，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居住着众多的、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对于他们的族系来源，直至今天，为研究西南各兄弟民族历史上争论的问题之一；“西南夷”各氏族、部落定居在上述区域内，以时间来说，一般都在战国以前，而他们开始与汉族地区发生联系，据可靠的史料则始于战国时期，及至汉武帝以后，历魏、晋、南北朝期间，他们不仅与内地有着联系，而且被直接设为郡县统治，对于尚处于原始公社各阶段，最高级的也只是接近阶级社会初期的各族，在受到封建统治时，他们的社会内部将引起什么样的变化、怎样变化，汉族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他们，这一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一些问题能够阐述清楚，对于研究西南各兄弟民族的历史，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本文即仅就个人所见，从族系与社会发展状况两方面来试图对“西南夷”加以探讨，惟限于自己各方面的水平，错误在所难免，希望研究民族史的专家们给以指正。又，川西北与甘肃接界的地带，当时称为白马、冉駹，虽也同被视之为“西南夷”，但由于各种条件，我认为他们都不能与其西南的各部成为一个区域，除了在族系来源上要涉及他们外，对于他们的其他方面，本文不拟加以讨论，是否恰当，亦希读者指正。

一、族系问题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当时“西南夷”的四周，居住着一些什么种族集团的人们。

据《后汉书·南蛮传》所载，“西南夷”的东部，还在帝誉时期，即居住着以犬为图腾的“盘瓠种”的众多部落。这一些部落，应该就是《史记·五帝本纪》及《战国策·魏策》中所提到的“三苗九黎”的部落。他们散布在江淮荆州，由于部落众多，故以“三”、“九”见称。他们曾经北上与华夏诸族争夺黄河流域的生存空间，但为华夏诸族所战败，逐步向西南方向的山谷地带流徙。不过，在汉晋时期，从文献记载上，并不曾有“盘瓠种”的部落流徙入“西南夷”区域的痕迹。他们继续向西南流徙进入“西南夷”地区，尚是以后的事。

“西南夷”的南部和西部，即今两广及中印半岛北段地区，据《史记·南越尉佗传》、《汉书·两粤传》及《华阳国志》诸书综合看来，应该是百越集团的各部落所散居。在这里，我想引用斯·伊·布鲁克的一段话来对这一问题作一些解说，斯·伊·布鲁克说道：“在古代，印度支那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很少有人居住的地区。‘维达人种’的塞诺人（沙盖人）和‘倭人人种’的塞芒人（他们在人类学上属于尼格罗—澳大利亚种族的各个类型），可能是半岛上土著居民的残余。在纪元前二千年代末期，印度支那的大部分地区，都住着来自北方、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各个孟—高棉部落。半岛上的土著居民——塞诺人和塞芒人，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同时，缅甸各族的祖先占据了缅甸北部，越南人的祖先占据了东京湾沿岸一带。纪元之初，缅甸各族开始居住于半岛西部，泰语各族开始居于半岛中部，而越南人则沿着南海海岸向南移居。过去孟—高棉人居住的一大片地区，被分裂成了各个孤立的小岛。”^① 这一段话里，很多地方与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颇相吻合，当然也有很多歧异的地方，其中所提到的泰语族和越南人的祖先，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应该就是秦汉以来的百越部落。泰语族中，照斯·伊·布鲁克的文章中所说，包括有逻罗人、寮人、侬人、掸人，而越南人的形成则“是在中国南部各个古代部落和孟—高棉人、泰人、印度尼西亚人的相互影响下进行的”。当然，作为今天的上述各族来说，是历史上形成的，已非古代的种族共同体，但说某一古代的种族集团为分别发展形成今天的某些族的基本核心，这也并不矛盾。古代的百越各部落，为形成今天泰语族各族的基本核心，在越南人的祖先中，百越部落的成分也应占较大的比重，这是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可以显然看得出来的。至于时间上，中国的文献记载，尚在纪

① 见《民族问题译丛》，1956年第4期，斯·伊·布鲁克著：《印度支那半岛各国的民族成分和人口分布》。

元前2世纪初期，赵佗称南越王时即“以兵威边，财物赂遗……西瓯骆役属焉”。《汉书·注》引宋祁语云：“骆，越种也。”其地在今越南北部与广西交界地带^①。所以，纪元前2世纪初年，百越各部落即已定居在今两广、越北地区。至于再往西的今寮国、缅北地区，百越中的各部落究竟在什么时候方才到达？据《后汉书》《和帝纪》、《顺帝纪》、《西南夷传》及袁宏《后汉纪》中所载，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期间，有掸国人先后分别从日南道和永昌道向中国进贡。掸国地既近永昌（今云南德宏区），又近日南（今越南中圻），且《后汉纪》谓“自交州塞外，擅（按，即‘掸’）国诸蛮夷相通也”，是今寮国、泰北、缅甸掸人地区，直沿至印度曼尼坡地带，时已以掸各部落为主^②。他们开始居于此地带的时间，当然要在1世纪以前，而掸各部落也属于百越集团中的部分。再说到孟—高棉各部落，那应该如斯·伊·布鲁克所说的，时已被百越各部落“支裂成了各个孤立的小岛”。当时他们仍然有居住在今中印半岛北部的。《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三月，西南夷哀牢、僇耳、僇侥……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而这中间的僇侥种，照同书注云：“《国语》曰，僇侥氏三尺，短之至也。”应该就是已被融合于孟—高棉语族中的“倭人人种”的塞芒人。他们随当时永昌郡的哀牢部落入贡，因而被汉人从其外表特征上来命名为僇侥种。以后，《晋书·扶南传》谓扶南人“皆丑黑拳发”，《北史》谓“真腊人形小而色黑……悉拳发垂耳”，都正是半岛南部融合在孟—高棉语族中的塞诺、塞芒人祖先的各个部分。总之，汉晋时期“西南夷”的南部和西部，时为百越各部落及孟—高棉各部落所居住。内缘（半岛北部）多为百越各部落，孟—高棉部落亦有少部分，而外缘（半岛南部）则多为孟—高棉各部落。西部除了百越各部落外，尚有僇（缅族祖先）及“身毒之民”（印度人祖先）互相错杂居住着^③。

“西南夷”的北部居住着的是氏羌集团的各部落。氏羌集团中的部分部落，自五帝以来，曾不断进入黄河流域，与诸夏各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主要聚居区域，照《后汉书·西羌传》谓“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即今甘、青相连接的山岳地带。其生活状况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

① 见《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

② 这一问题的论证，是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先生提出的。

③ 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

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他们部落众多，流动性很大，直至汉代，其中的很多部落尚经常流徙于汉中一带地区。远在战国时期以前，很大部分即先后向西南方向流徙，而“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上面把“西南夷”四周所居住着的种族集团大概述说了，这里得再加以明确指出：“盘瓠种”的部落在汉晋时期尚未曾进入“西南夷”的地区范围以内。孟—高棉的各部落则可能已经进入，但难以识别。“身毒之民”只是少部分，而“西南夷”区内的大部分部落，便都分别属于氐羌与百越的支系，只是到了“西南夷”区域内，“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或以其崇拜的图腾、居住的地方等为称呼，以致难以识别，但线索仍然是很明显的。

除了接近各集团中心居地者外，大约以叶榆河（包括今红河上下源）为界。河东北为氐羌的各支系，河西南多属百越的部落，全线近河的东北沿岸，则为双方接缘错居的区域。

见于《史记》及《汉书》、《后汉书》中，“西南夷”各部分的名称为：白马、冉駹、徙、笮都、邛都、僰、滇、嶲、昆明、夜郎、句町、漏卧、且兰、哀牢等。另外，《华阳国志》中尚有摩沙夷的记载。这一些名称，除了白马显然是由于部落图腾名称而来者外，其他称呼的来源不得而详。从地域上来说，白马、冉駹近氐羌中心居地，夜郎、句町、漏卧、且兰近百越中心居地，其他则以叶榆河为界，徙、笮都、邛都、僰、滇、摩沙夷、昆明在其东北，属氐羌，哀牢在其西南，属百越。哀牢区内尚有很多杂居者，如僰、“身毒之民”则为缅族与印度人的祖先。

今先分述在“西南夷”区内的氐羌：

氐羌中的各部落向西南方向流徙，从《后汉书·西羌传》中可以看出应始于殷周之际至战国以前。白马和邛都是氐羌的部落，这在《西羌传》中已说得很明显：“或为髦牛种，越嶲羌是也（按，即邛都，因汉武帝征服后设为越嶲郡故，其地在今西昌专区）。……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按，即白马，因武帝征服后设为武都郡故，其地在今甘肃武都周围）。”冉駹（在今川西北汶川、松潘一带）则《史记·西南夷传·正义》引《括地志》直谓其为“蜀西徼外羌”。徙、笮都是近亲部落（今雅安周围地带），《史记·大宛传·正义》谓“笮，白狗羌也”，是徙、笮亦均为羌。嶲、昆明各部落（在今洱海区域）因迁至的时间较晚，虽然居住于很适宜农耕的地区，但在汉代仍然保持着氐羌的游牧生活方式，《史记·西南夷传》即谓“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而且说他们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皆氐类也”。《华阳国志·蜀志》定笮

县（今盐源县）云：“笮，夷也，汶山（按，即冉駹，武帝征服后设为汶山郡）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嶲（原作‘笮’，今据《国学基本丛书》本改），蜀曰邛，皆夷种也。……渡泸水（按，西泸，今雅砻江）宾刚徼，曰（原作‘白’，今据《蜀中广记》引《华阳国志》改）摩沙夷，有盐池。”这不仅说明了嶲、昆明各部落与冉駹、白马、邛都等并为夷种——氏羌的部落，而且，摩沙夷亦为夷种，因有盐池的定笮县，正是摩沙夷的居地，而引文一开头便指出：“笮，夷也。”所以，摩沙夷亦为氏羌的部落。

上述各部，白马在最北，与氏羌集团聚居中心最为接近，西南下为冉駹，绕过蜀郡，再西南下为徙、笮都，南下为邛都，西南渡西泸水（雅砻江）为摩沙夷，复渡金沙江即为嶲、昆明各部落。迁徙定居时间当有先后，而路线则是很明显的，只是夔与滇^①一般比较模糊，今分别加以讨论：

夔：《汉书·地理志》夔道县注：“应劭曰：故夔侯国也。”《史记·西南夷传·正义》亦云：“今益州南戎州（今宜宾）北临大江，古夔国。”《华阳国志·蜀志》夔道县（今宜宾）云：“本有夔人，故《秦纪》言夔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水经·江水注》夔道县亦云：“本夔人居之。”是知在秦代以前夔人即居于今宜宾周围地带，但至汉初设夔道县时，夔道县已非夔人所居，其所以命名为夔道县，是通向夔人居地的经营据点的意思。时夔人已经居于朱提郡地（今云南昭通周围各地）。《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大意谓，朱提郡，有大泉池水口，夔名千顷池。又《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会无县（今会理）亦云：“渡泸得堂狼县（今东川），故濮人邑，今有濮人冢。”此所言之“濮”应为夔之音近而讹，非建宁郡（今滇池区域）南之百濮。夔人从氏羌聚居的中心地区迁出，在越嶲郡以北的路线，是与昆明、摩沙夷等一致的。《文选》卷四十四孔璋《檄吴将部曲文》云：“今者（按，建安二十一年）枳棘翦扞，戎夏以清，万里肃齐，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夔，霆奋席卷。”李善注云：“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是直至汉末，夔尚有与羌其他支系共同居于湟中者。《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氏羌呼唐，离水（按，应即离碓，在岷江中）之西，夔人野人……多无君。”是夔人有居于离水附近者。《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南夷之君，西夔之长。”“且夫邛笮西夔之与中国并也。”是汉初邛、笮等地尚有夔人。夔人与氏羌各部落从湟中迁出，沿途流散着他们自己的部落，至泸水（金

① 夔与滇均属羌的支系，主要是由方国瑜先生提出的。

沙江)边,或沿水而东北上,居于犍道,或渡泸而东北上,散居于朱提郡区域。《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引徐广言,直谓“犍,羌之别种也”,是犍为氏羌之部落也显然。

滇:滇各部落的族名称呼实为叟。《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在滇池区域,即原滇各部落地):“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这正是《史记》、《汉书》中所载武帝征服滇的事迹。又,三国时南中“大姓”雍闿反蜀,“使孟获说夷叟”。《三国志·蜀志·李恢传》亦云:南中平定,“赋出叟濮”。这些材料都足以说明滇各部落族名是叟。叟族为氏羌中之一支,他们在氏羌聚居的中心地区者,与氏羌的其他部落错杂居住着。《汉书·武帝纪》诏云:“北发渠搜(即叟),氏羌徕服。”《华阳国志·汉中志》阴平郡“多氏僂,有黑、白水羌”,武都郡“有氏僂,多羌戎之民”,晋代“李雄威服羌戎……于时并氏僂如一国”。叟族沿岷江而下,亦多定居于越嶲郡者。《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引《华阳国志》云:“邛都县,有四部,斯叟一也。”又,《后汉书·西南夷传》谓“〔越嶲〕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卒……苏祈叟二百余人,贡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而苏祈叟即苏祈县的叟族人。注引《续汉书》云:“苏祈县,属越嶲郡。”《三国志·蜀志·张巖传》亦云:“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叟也如同犍一样,自氏羌中迁出后,沿途都流散着他们自己的部落。叟族之定居在滇池区域者时间比较早,所以在秦汉之际,他们早已改变了氏羌中的游牧生活方式而从事农耕,以至于使很多人难以识别他们。其实直至三国时期,叟族人尚被直呼之为羌。诸葛亮征服南中后,曾把滇池区域的叟族人口移很多到成都去补充兵源,《华阳国志》即谓“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号飞军”。

犍、叟与嶲、昆明、摩沙夷等,从羌中迁出的时间有先后,而在越嶲郡以北的道路则相同。至越嶲郡地后,路线才有不同,嶲、昆明、摩沙夷向西南,而犍、叟向东南,均分别先后进入今云南境内。

以上我们把属于氏羌支系的各部分讨论了,下面谈属于百越的各支系部分:

最接近百越中心居地的是夜郎,其区域约为今广西金城江到贵阳,又自贵阳到云南沾益的公路沿线及其以西南地区。夜郎境内的族名为濮与僚。《华阳国志·南中志》谓汉武帝时斩夜郎竹王置牂牁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此事件,“夷濮”即作“夷僚”,是濮僚均为夜郎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同族,故僚、濮可

以随称，他们为近亲部落，杂居在同一地域内，对于僚，我同意很多人的看法，即是雒的音转，乃“越种也”。汉晋时期从交趾（今越北）直至夜郎都相连成一片地散布着僚族人。《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引郭义恭《广志》云：“僚在牂牁（即夜郎区）、兴古（今云南、广西交界地带）、郁林（今广西桂林、南宁地带）、交趾、苍梧（今广东西部及桂林东北地），皆以朱漆皮为兜鍪。”又，从《史记·西南夷传》中可以看出：夜郎当时在经济上与南越有联系，在政治上则为南越附庸^①。不仅如此，夜郎区域内的部落酋长亦被称之为越王。夜郎区域后设为牂牁郡，所以名之为牂牁郡，乃因其境内有牂牁江。而牂牁江之所以名牂牁江，又因其中有“系船杙”的关系。《异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内，小而高，似系船杙，俗人谓之越王牂牁。”（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可见此牂牁为越王系船之杙。其王既称越王，其民自为越民无疑。

夜郎的部落既为百越的支系，则且兰（今贵州黄平以西，都匀以北）、句町（今云南广南、富宁与广西西隆、西林、凌云、百色等地）、漏卧（今云南罗平与贵州兴义县地）等亦应为百越的支系，因这些部落在汉初都是夜郎的近亲部落^②，他们与夜郎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当汉武帝征服夜郎时，即就夜郎所联系的同族区域内设为牂牁郡，且兰、句町、漏卧等地便都为郡中属县，而且，据《华阳国志》中所载，句町的族名亦为濮^③，这是与夜郎的族名称呼相一致的。

越濮为南方种族集团，故迁徙流移常沿江河，他们从本集团聚居中心的西部，沿叶榆河而西北上，叶榆河周围的各支流因而被名之为濮水，这从《水经注》里可以明显地看出。

《水经》叶榆河：“益州叶榆河，出其县（按，今大理）北界，屈从县东北流，过不韦县（今保山南施甸）东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随县（今屏边）北为西随水，又东出进桑关（在今河口），过交趾苍冷县北，分为五水，络交趾郡中，至南界，复合为三水，东入海。”这是叶榆河流经的情况，而濮水即沿叶榆河周围而流。

① 《史记·西南夷传》云：“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又，唐蒙至南越吃到由夜郎牂牁江而运至南越的枸酱。是经济上的联系。汉武帝几次不能降夜郎，而南越平后夜郎亦入朝，“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夜郎遂入朝”。是政治上的附属关系。

② 《汉书·西南夷传》谓武帝使唐蒙至夜郎区招降夜郎，而“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缗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所指应即且兰、句町、漏卧等。

③ 《华阳国志·南中志》兴古郡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

《水经·江水注》云：“濮水，又南迳永昌郡邪龙县（今巍山县）而与贪水合（今白崖江，即礼社江东源）。水出青蛉县（今大姚至永仁地），上承青蛉水，迳叶榆县，又东南至邪龙，入于濮。濮水又迳宁州建宁郡（在滇池区）……历双柏县，即水（今禄丰河）入焉。水出秦臧县（今富民）牛兰山，南流至双柏县，东注濮水，又东至来唯县（今巍山县南涧）入劳水（今澜沧江），水出徼外，东迳其县，与濮水合。濮水东至交州交趾郡苍冷县，南流入于海。”

濮水是相当乱的，从两段文字对照看，沿叶榆河周围，简直无处不是濮水，酈道元何以把濮水写得如此混乱？这是因为濮族部落分散而众多的原因。杜预《左传释例》云：“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流入叶榆河的支流是众多的，濮族沿叶榆河而上，定居于其周围各支流旁，因而这些水便被名之为濮水。酈道元把濮水写得如此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濮族既沿叶榆河而西北上，至叶榆县附近后，复顺叶榆河支流而西，是为哀牢部落^①，因而哀牢族名亦为濮^②。哀牢区域是相当广大的，《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云“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包有今德宏州全部地。当时此中部落众多，哀牢为其中较强大的一个，因而以其族名概称了全境，其中除了少部分僰与“身毒之民”外，大多数的部落我认为都是百越支系。《华阳国志》谓哀牢境内“有穿胸（当作‘鼻’，见《后汉书》）檐耳种，闽、越、濮、鸠僚”，这些都显然是百越部落的名称，而穿鼻檐耳种正是百越中心地的种族。哀牢为百越的部落，不仅因它周围的部落显系越族，族名称濮与夜郎等相同，而且风俗习惯也是与百越相一致的。《后汉书·西南夷传》谓哀牢族人“皆穿鼻檐耳”，“刻画其身象龙文”，这正是当时百越各部最显著的民俗特征^③。一般说来，居于西北的氏羌游牧部落，其祖先起源和图腾崇拜多与兽类有关，而居于南方近水的百越部落，祖先的起源

① 《水经》叶榆河：“益州叶榆河，出其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过不韦县。”《注》云：“县，故九隆哀牢之国也。”

② 《后汉书·西南夷传》谓哀牢人“衣著尾”。《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亦谓“衣后著十尾”。而《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即谓“有尾濮”。《后汉书·西南夷传》谓哀牢地“有梧洞木，华绩以为布”。而《广志》即云：“木棉濮，土有木棉树。”“黑焚濮，出桐华布。”这些都足以说明哀牢族名实为濮。然何以又呼之为哀牢，据方国瑜先生的意见，是因其中有个酋长名哀牢（见《后汉书》注）的缘故。

③ 《史记·赵世家》云：“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索引》：“今珠崖、檐耳谓之瓯人。”按，瓯即西瓯，亦雒越种。